



护住青春年华

李先锋◎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

护住青春年华

李先锋◎著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护住青春年华 / 李先锋著. —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4. 11

ISBN 978-7-5171-0794-1

I. ①护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05045 号

责任编辑: 罗 英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ysfazhan@163.com

E-mail: yanshicbs@126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33 印张

字 数 681 千字

定 价 60.00 元 ISBN 978-7-5171-0794-1

目 录

第 一 回	初进长沙城	• 1
第 二 回	乡里伢子过五关	• 10
第 三 回	班长“有打”	• 21
第 四 回	步入正轨	• 32
第 五 回	贫农绅士回家	• 43
第 六 回	荷花图前同学比文采	• 54
第 七 回	老师面前说故事	• 66
第 八 回	秦可方来到长沙市 A 中	• 77
第 九 回	在长沙过年	• 89
第 十 回	一场“阶级斗争”闹剧	• 101
第十一回	王老师走上不归路	• 113
第十二回	闲游岳麓山	• 128
第十三回	风雨无阻	• 142
第十四回	“思想斗争”的滑稽剧拉开帷幕	• 156
第十五回	盼大家“安然诚心度时光”	• 169
第十六回	《花蕾》事变	• 183
第十七回	“有打”的“牛哞哞”就是不作检讨	• 199
第十八回	通宵达旦谈理想	• 210
第十九回	鹧鸪说“行不得也哥哥”	• 223
第二十回	“耳提大师”提议吃“大锅饭”	• 240
第二十一回	你是谁的接班人	• 254

第二十二回	提早入校为哪般	• 268
第二十三回	我为什么没有好下场	• 282
第二十四回	章林自杀	• 296
第二十五回	串联到北京	• 311
第二十六回	步行串联生口角	• 327
第二十七回	“长征”路上心事重重	• 343
第二十八回	一往情深两样情	• 364
第二十九回	“大主角”说出“核心台词”	• 384
第三十回	界说“堂正人”	• 403
第三十一回	暗伏危机	• 422
第三十二回	奋起反击	• 440
第三十三回	相见时难别亦难	• 461
第三十四回	回乡接受“再教育”	• 487
第三十五回	舒心说要“现实选择”	• 505



第一回

初进长沙城

1963年9月2日，时值“处暑”，骄阳似火。中午时分，秦艾雨眼睁睁望着伯父走了，扑在自己的床上泪流不止。他不敢哭出声来，这刚进门的长沙市A中都是长沙的同学和外县来的同学，他怕放声大哭被他们笑话。昨日是9月1日，伯父带他办好了报到注册手续，今日就急匆匆回家去了。来的时候，伯父在火车上和他说了许多话，这时他全都忘了，只觉得自己被抛在一个孤岛上。英国笛福写的《鲁宾逊漂流记》在家里品读觉得挺有味，可自己陷入荒凉的孤岛就什么味也没有了。他使劲想止住哭泣，可眼泪却像断了线的珍珠，一个劲地往下掉，左手擦不干，右手抹不净，整个脸蛋都糊得水淋淋的。哭归哭，想还是在想：这像个来省城读书求学的吗？想起读书，秦艾雨觉得自己算是一帆风顺的。读小学三年级时，一天早上刚入校，就见礼堂里贴着一张光荣榜，公布今天加入少先队的同学名单，秦艾雨名列第一位。接着，语文课上，老师要他们写一篇作文《我最欢乐的时刻》。他对自己能光荣入队内心感到一阵阵暗喜，就把这种心情写在作文里，老师对他的“暗喜”二字倍加赞扬。应该说，这是他内心真挚情感的流露。不久，反右派斗争把这位名叫帅寒冬的老师打成了“右派”。啊呀！这位三十岁左右的女教师不就是经常教导同学们要诚实，写文章要有真情实感吗？她一定说了什么真心话吧，说真话的人怎么会是“右派”呢？但现实却冷酷地摆在面前，看来，这真言真情是不能表达了。紧接着是1958年的大跃进，秦艾雨迷惑不解。尤其是把自家屋前屋后的五棵柏树、两棵皂角树、七棵梓树、三棵樟树也砍去烧了木炭，用作“大炼钢铁”的燃料。太可惜了！这都是合抱之木，材质珍贵，为什么半点补偿也不给就砍去烧成了木炭呢？这一年他考高小，作文题是《歌颂大跃进》，他写下了“云盘寨，办铁矿，山上建了炼铁厂。砍掉树木烧木炭，农民炼铁高歌扬”等等赞美之词；1960年考初中，作文题是《公共食堂好》，他又写下“公共食堂好，吃饭不要钱。劳动工资加奖励，妇女大解放”的种种好处；1963年，就是今年考高中的作文题是《劳动的一课》，他首先用倒叙的方法描述了家乡遭受了特大水灾的惨景，然后笔锋一转，直叙全校师生前往灾区挑沙石、平田土的场景，写下了“尽管它洪水滔滔，不过是洪水滔滔，革命师生斗志高；尽管它汗流浹背，不过是汗流浹背，河里洗澡多痛快”等“天不怕，地不怕”的豪言壮语。真没想到，他的这篇文章得八十六分，全



县第一。加上其他各科成绩也占先，就被这个“每个县只录取一名”的长沙市 A 中录取了。

真是无奈世上人，这秦艾雨实在是太幸运了，可他、他、他就是扑倒在床上抹眼泪。

“哦！哦！”忽听有女人的招呼声，知道门外来人了，秦艾雨一抹眼泪，挺身站立，只见班主任王老师领着一个女同学进来了。

“王老师，您好！您……”秦艾雨语气低沉。

“怎么啦，你眼睛红红的，该不是想家吧！”王老师一手扶着秦艾雨的肩膀，一手抚摸着他的头发，笑吟吟地望着秦艾雨，柔声细气地问。

“嗯，我第一次来长沙，确实心里想家。”秦艾雨望着身边这位慈母般的女老师，似有万语千言要诉说，眼眶又冒泪花花了。

“你看你这孩子，都十六岁了吧，该懂事啦！来读书就不要老想家。”王老师拉秦艾雨在床边坐下说：“你是义城县人，我娘家也在义城县，我们是老乡呀，以后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！”

“您和秦艾雨是一个县的？你们是老乡？”一直站着不说话的那位女同学瞪着惊奇的大眼睛，笑嘟嘟地合起了双手，微弯着腰，探望着王老师和秦艾雨，一张俊俏的小白脸泛起了红晕。秦艾雨双手撑着床沿，不住地瞅望着这位大姑娘，心里觉得她不是农村来的，从神态上看，她比自己的初中女同学精明多了。

“好吧”，王老师站起身来，微笑着牵着女同学的手说：“艾雨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她是我们的同学，学校已任命她为班上的团支部书记……”

“哎，老师，您说这个干什么？我来说吧，我叫张小青，新化县的，今年十六岁。我觉得我好幸福，能遇上这样好的老师，碰上这么帅气的同学。哈哈，秦艾雨，我们要同窗三年啦！”秦艾雨望着这位女同学直发呆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“来，到我家去。”王老师像呼唤儿女一般对面前两个学生说：“去走熟我的家门，再者我还有话要对你们说。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！”秦艾雨和张小青几乎同时答应。这时的秦艾雨内心战战兢兢，觉得去班主任家有些意外。但他荒凉的心灵开始慢慢地复苏了，脑子里闪过一念头：如果自己像是鲁滨逊漂流到了荒岛，碰上的人可不是那个愣头愣脑的“星期五”，而是碰上了像妈妈一样的班主任老师，像兄弟姐妹一样的同学。这一想，他情绪也高昂起来，毫不犹豫地跟着王老师走出去。

学生宿舍外面是一条宽阔的砖石铺成的大道，两旁挺立着绿荫荫的槐树，左边有两个篮球场、两个排球场，右边是宏大的足球场，绿草茵茵，前面是教学楼。王老师走在前面，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，乳白色的衬衣和紫红色的裤子在风中抖动。她笑吟吟的，三步一回头。张小青硬要秦艾雨走在她前面，其实自己也紧挨着这位男同学。一路本无语，走到传达室门口却让秦艾雨傻眼了：一位十八九岁的女孩，中等个子，杏眼圆脸，眉毛描得很俏气，嘴巴涂得红红的，穿一身深绿缀红花的、



婚纱似的袍裙。十多个高个头、留小须、戴墨镜、穿短裤的男青年前后左右簇拥着这位女青年，缓悠悠地走进了校园。

“哎哟，那是……”秦艾雨驻足观望，指着那女青年，失声叫了起来。

“哈哈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，她是一只锦鸡。”张小青笑咪咪地在秦艾雨肩上拍了一下。

“什么？锦鸡？”秦艾雨暗压惊奇，小声地问。

“你没去过动物园吧？锦鸡就这个样。”张小青微微皱起了眉头，略有所思地凑到秦艾雨耳边说：“我看哪，她是一只资产阶级锦鸡。”

说到资产阶级，秦艾雨醒过神来了。哎呀呀！读初中时学校的领导是讲过资产阶级小姐少爷花天酒地、花枝招展、不拘一格、千姿百态的。可他在义城县长到十六岁，还真没见过一个资产阶级，这回真是看到“西洋景”了。他定睛注目地观察着面前的“锦鸡”，只见她神态沉着，步履稳健，在那些“公锦鸡”们的簇拥下，旁若无人地向学生宿舍走去。

“喂，你们怎么啦？还不走呀！”王老师神情严肃地走过来，双目环视了一下面前的“景致”，心中有数了。她在两个学生面前一挡，笑中带威地说：“你们可别胡来呀，他们是华侨，是东南亚国家来求学的华侨子女。你们不要大惊小怪的，他们吃什么、穿什么、玩什么，你们都别管。你们这一届同学中没有华侨学生，都是长沙市和各县来的孩子，你们会很快合得来的，听老师的话。”

“老师，她说那女的是锦鸡。”秦艾雨惊魂未定似的脱口而出。

“你、你瞎说，我可什么都没说。快走！”张小青情急地在秦艾雨背上推了一把。秦艾雨只觉得脊梁骨酸溜溜的，暗自感叹，她张小青怎么说话不算数，转眼不认账呢？张小青却瞪着嗔嗔怒怒的双目，又在秦艾雨右臂上狠狠捏了一把。可秦艾雨的脑子就是不开窍，心中暗忖，你说了就说了嘛，赖什么账！说这长沙市是荒岛倒也不是，是不是座迷魂城呢。他精神恍惚起来，唯唯诺诺地听从了张小青的话，跟她慢慢往前走。

“走吧！老师瞧着你哩！快跟我去王老师家。”张小青说话是泼辣，但动作却温柔，她左手牵住秦艾雨的右手，温情脉脉地拥着他缓缓前行。秦艾雨也就昂首挺胸的，与张小青相伴而行，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突破了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戒律，品味着同学之间兄妹一般的亲情和无拘无束自由人生的滋味。但他隐隐觉得，这肯定是昙花一现的。为什么会昙花一现呢？这、这还真的成了门学问。他一边走，一边想，突然想起了一首儿歌：

小呀么小儿郎呀，

背着书包上学堂。

不怕那太阳晒，

不怕风雨狂。



就怕先生说我懒呀，
没有学问，无脸见爹娘。

没有学问，无脸见爹娘，唉，秦艾雨内心在感叹：爹已去世六年了，大姐过继给伯父母作女儿了，娘带着五个孩子苦苦度日，一心盼儿有出息。娘啊，我知道您的苦心，可我将会拿什么学问见您哪！当然，我一定要像诗人徐志摩说的：在知识道上，采得几茎花草。在真理山中，爬上几个峰腰……

“喂，你怎么老是心事重重的？”张小青神情茫然地问秦艾雨。

“我没有心事重重的呀！”秦艾雨有点怯生生的。

“告诉你吧，”张小青附在秦艾雨的耳边小声地说，“王老师今天找我们来，主要是和你谈话，就是要你有个思想准备，她说学校领导已经决定让你担任我们班的班长。你好好干呀！”

张小青双目闪光，微笑着斜眼望着秦艾雨，秦艾雨一愣一愣的，情不自禁地“唉”了一声。

唉，秦艾雨天生就是“唉”的命。眼见到了王老师家门口，他也不想和张小青说悄悄话，就紧缄其口，毕恭毕敬地踏进了班主任老师的家。

王老师的家离学校仅三百来米远，就在学校旁边、清水塘路右边的一栋四层居民楼里。

“坐呀，快快坐下。”王老师笑吟吟的，含笑的双目总是闪耀着慈母般的爱意。她给两个学生各递上一把木靠椅，转身就忙着泡茶去了。

“老师，您家几口人呀？”秦艾雨一本正经的，其实完全是心不在焉地问。

“哦，五口，爱人是工程师，姓李，我找你们之前叫他出去买点点心，大概快回来了。三个儿女，年龄比你们小一些，将来他们要是能考进我们学校就好啊！你们看这房子，住一楼方便，就是两室一厅一厨房，一卫生间，五个人挤在一起，紧巴巴的。张小青，你家一定是三室两厅吧？”王老师一边喝茶一边和两个学生打开话匣子聊了起来。

“不！我家也是两室一厅。”张小青神态上并不自傲，脸色略带腼腆地回答。

“啊！你家那么好？”秦艾雨疑惑地眨着眼睛，惊异地问。

张小青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也不是说什么好，不过肯定比你秦艾雨家好，因为你是农村来的贫下中农子弟。其实呢，我爸爸妈妈一直心念着知识分子和贫下中农。”

“艾雨，”王老师又是笑吟吟的，用手拍住秦艾雨放在桌上的手背说：“张小青的爸妈都是老革命咧，他爸是新化县的县委书记。张小青，你以后有机会带艾雨见见你爸妈，听听他们的革命故事嘛！”

“好啊，好啊！”张小青情不自禁地自个儿鼓起掌来。

秦艾雨心惊得眯起了眼睛，像孙悟空初次进天宫，满眼都是神仙了。心想，这张小青果然不是农村来的学生，她爸是老革命、县委书记哩！



这时，王老师的爱人回来了，他把四个包子、四个烧卖放到桌上，和王老师交换了一下眼神，拢了一下鼻梁上的金边眼镜，客客气气地说：“同学，你们吃吧，我是专门去‘德园’给你们买的，德园的包点可是长沙第一哟！德园的包点以馅大皮薄而闻名全省。它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，是一位姓潘的师傅筹建的。”说完就在两个学生身上左瞅瞅、右瞧瞧了十秒钟，转身向卧室走去。

“是啊！我爱人说的没错。长期以来，食客们一直在盛赞‘德园有得重人缘，八大名包天下鲜……’”

“李工程师，您和老师也吃呀！”秦艾雨起身招呼着，眼睛急速地在这位工程师身上瞄了一圈。他身材魁梧，满脸红光，眉宇间透出一股智慧，也透露出充满自信的豪气。唉，就是那一脸黑黝黝的络腮胡子！

“艾雨”，王老师还是笑吟吟的，她抓了一个包子塞到秦艾雨手上，动情地说：“艾雨，今天我找你来，想和你商量一件事，学校领导决定任命你为我们这个班的班长！这可是‘天降大任于斯人’哟，我想听听你有什么想法。”她眼睛注视着愣愣的秦艾雨。

天气好热，秦艾雨浑身冒汗了。他愣了半天，才啧啧唧唧地说：“老师，这都是我那张毕业照片惹的祸！学校领导只看了照片，他不知道我不是那么能干的人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王老师笑出了眼泪。旁边的张小青没笑，只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王老师抹了一下短发，“哼”地定定声调，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，望着秦艾雨笑吟吟地说：“你那照片怎么啦？挺可爱的嘛。大眼睛，长眉毛，嘴角眉梢都是笑。个子不高不矮，敦敦厚厚，一看就是个聪明伢子嘛。”

“不是的，”秦艾雨第一次听到别人说自己这么好，脸色也格外灿烂起来，只是觉得有些害羞了，摇摇头说：“不是的，王老师，我穿的那件羊毛衣是照相时跟一个同学借穿的，您一定是看我穿得不错吧，我确实当过少先队大队长，读初中时又当过学习股长，都是因为我成绩好，老师才给我当了这么些官，也从来没有当过班长。其实，我根本不想当官，也不是当官的料。”因为事发突然，秦艾雨说话有点语无伦次了。

“哈哈……”王老师和张小青似乎明白了一切，笑得前俯后仰，足足十秒钟功夫，把她们都笑得掉泪了。半晌，王老师才严肃地说：“艾雨，就这么定了，你当班长。你说有什么难处，我班主任顶着呢！再说，张小青是团支部书记，你们一定会管好我们这个班的。明天上午全班同学集合，我来宣布团支部和班委会成员的名单。好了，你们回各自的寝室休息一下吧！”王老师似乎是胃痛，弯着腰把两个学生送出了自家的门。

马路上，车来人往，秦艾雨望着新的环境，觉得和农村老家有天壤之别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还是张小青先开口：“我说秦艾雨呀，组织上要你当班长，是信任你、重视你呢，你怎么扯上了什么照片啦，当官的事啦？我说你这个人真是糊涂。将来呀，我看没有哪个女孩子瞧得上你！”听张小青这么一说，秦艾雨内心还



真急了，不一会儿又暗自发笑。你张小青不知道，我秦艾雨读初中时就有两个漂亮姑娘恳恳切切追求我嘞！想到这一层，他一阵暗喜，故意拉长了脸对张小青说：“我没想有姑娘瞧上我呀！我只想好好学习，听听你爸妈的革命故事，将来给你爸妈写革命回忆录去，这总算可以吧？”

张小青一愣，站住了，脸红红的，推了秦艾雨一把说：“得啦，去我的宿舍坐一会儿好吗？哎，不是什么去不去，一定得去，你也要知道我住什么地方呀！”

“你急什么嘛，学生宿舍楼就三栋，我们男生住第一栋，你们女生住第二栋，第三栋嘛，哦，是不是住的‘锦鸡’们？”秦艾雨俏皮地瞅着张小青，张小青点点头。

“咦，那不是卜万能吗？”张小青拽住秦艾雨的衣袖，站定脚跟，指着校门口的一个年轻人，嚷着叫秦艾雨看看清楚。

“卜万能？怎么啦？”秦艾雨一头雾水。

“我告诉你喽，他呀，桃江县人，是我们班的同学。王老师告诉了我，要他担任我们班的民兵排长，兼任班委会体育委员和团支部宣传委员。我介绍给你认识认识，走！”张小青拽着秦艾雨一路小跑向校门口奔去。秦艾雨内心又纳闷了，一个班上要“民兵排长”干什么呀？我们是学生嘛，怎么进来了一个“民兵排长”？既然这个班是个“民兵排”，那么，我是班长，也就是排长，怎么又另外冒出个排长来了呀？

见面了，张小青和卜万能握着手，卜万能的眼睛一秒一次，三次打量了旁边的愣头青秦艾雨。张小青十分庄重地对卜万能说：“他是我们班的同学，叫秦艾雨，和你一样，贫下中农子弟。听说学校要他担任我们班的班长，你看呢？”张小青沉静地望着卜万能。

“喏，好啊！”卜万能笑嘻嘻地上前一步，握住了秦艾雨的双手，“学校领导决定的事肯定是正确的！艾雨，你平时爱读什么书呀？”

“历史。”

“除了历史呢？”

“文学。”

“文学的种类可多了，你更爱哪个种类呢？”

“诗词、小说、散文、戏曲。”

“啊，了不起！”卜万能不卑不亢地紧握了一下秦艾雨的手，微笑着说。

秦艾雨只是微笑着微微点头，管他“了不起”还是“了不起”，根本就没反应过来。他笑眯眯地瞅着卜万能，个子身材也和自己差不多，只是一头浅发竟然花白了。他那端庄的体态，得体的举止，有点军人风度，难怪让他担任民兵排长。那双眼睛，晶莹透亮，咄咄逼人，闪烁着洞察一切的魅力。微笑着瞅着瞧着只一瞬间，总不能哈着呆着，心里灵机一动，秦艾雨秀气地拉了一下卜万能的衣袖，也装作不卑不亢的样子询问起面前这位人生的新伙伴来。



“卜万能，你最喜欢读什么书呢？”

“杂文。尤其是鲁迅先生的杂文。”

“哦，杂文好，激浊扬清。”

“哈哈，我就喜欢这激浊扬清。”

“可是，鲁迅先生是用杂文抨击旧社会，我们现在是新中国、新社会，哪是清哪是浊呢？”

“嗨，这一点你就知道了。新中国、新社会建立了，旧中国、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可还到处在流呀，有的地方，有的时候，甚至泛滥成灾……”

“啊哟喂，你们搞什么名堂啰，你们想搞学术讨论？日后有的是时间嘛，我都累死了。走，回宿舍休息去。”张小青早就不耐烦了，半眯着眼睛，上前就拽住秦艾雨和卜万能的衣袖，有气无力地推搡他们走进了校门。

“哎、哎、哎，张小青，你别急呀，我刚才在东风电影院走了一趟，这个时候的影片是《聂耳》，哎呀，聂耳可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作曲者，这首歌是我们如今的国歌嘞！什么累不累的，我说呀，工人正在炼钢炉前流汗，贫下中农正在农田忙碌，你说你比他们还累？不至于吧。走，我买票，咱三人看场电影去！”卜万能男子汉气概，一席话消除了张小青的困倦，他张开双手，一左一右拥住张小青和秦艾雨，向东风电影院走去。

东风电影院在学校左边，离学校也只有三百来米远，没说上几句话就到了。售票厅宽敞，足有六十平方米。卜万能购好票，就喜滋滋地给每人分上一张，三人在售票厅的椅子上坐下，张小青居中。厅正面墙上挂了二十二位电影明星美丽的肖像。喏，秦艾雨看傻了眼，情不自禁地赞叹道：“真是天之骄子！国家的精英！”

“嗨，你说什么？他们就那么令你崇拜？”卜万能的眼睛像蓝蓝的天空突然掠过几缕阴云，他盯着秦艾雨，张着四方大口毫不客气地说：“你看看他们都是谁，点几个吧，男的有崔嵬、谢添、赵丹，女的有于蓝、王丹凤、白杨、秦怡、谢芳，他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明星，他们都演过些什么呀！”

哎呀，卜万能这个人阶级觉悟真是好高哇！秦艾雨搔搔项背，文不对题地问：“卜万能，你们桃花江是个美人窝啊，你在那美人窝里享尽风流了吧？”

“你看你说的，《桃花江是个美人窝》是首歌，资产阶级一套的，说不定也与这些个明星的演出和制作有关。这就是污泥浊水。”卜万能信誓旦旦地仰起了头，呵呵笑着斜眼瞟着秦艾雨。

秦艾雨站起身来，指着卜万能的鼻梁说：“照你的看法，鲁迅先生也是旧社会的人，他也是污泥浊水？”

“怎么讲？”卜万能寸步不让。

“鲁迅那首《自嘲》诗，说‘运交华盖欲何求，未敢翻身已碰头。破帽遮颜过闹市，漏船载酒泛中流。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躲进小楼成一统，管他冬夏与春秋’。你鲁迅为什么要破帽遮颜？为什么要躲进小楼？你就不会去延安



吗？”秦艾雨自觉一身正气，用严肃的目光，笑呵呵地直视着卜万能。咳，这卜万能还真的一时语塞，恹恹不自在地抓耳搔腮起来。

“入场了，你们又吵什么吵，快看《聂耳》去。”张小青一脸不耐烦的样子，推搡着两位男同学走向剪票处。

这影片太激荡人心了，三个小青年看入了迷，张小青也精神振奋起来，谁也不说一句话，脑海里似乎一片空白，只是低低吟唱着《卖报歌》、《毕业歌》、《大路歌》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。大约过了一百分钟左右，影片结束，观众出场，三个小青年缓步走着，惋叹聂耳才二十三岁就在日本冤里冤枉地给淹死了，卜万能怀疑是不是日本人搞的鬼，故意谋杀了他？三个人并排走着，张小青居中，无言无语无争论，因为谁也弄不清聂耳是不是被日本鬼子谋杀的。

走进校门口，一位俊俏秀美的姑娘盯着张小青叫：“小青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找你半个多小时了呢！”这位姑娘高瘦苗条，体态丰满，留着小辫子，眼睛水汪汪的，一脸淳朴的微笑，专心致志地望着张小青，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办。秦艾雨乍一看，惊得目瞪口呆，失声叫道：“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。”

“哦，李桂芬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”她拽住秦艾雨和卜万能，向李桂芬说了这两位同班同学。

李桂芬和卜万能微笑着认识了同学，转脸就笑眯眯地对秦艾雨说：“你，你，好一个艾雨，我好像认识你。”说着就双手拥着秦艾雨。我的天哪，连姓都不叫，就叫艾雨，还说似曾相识，这不是天方夜谭吗？他一时不知所措，但浑身暖洋洋的。

张小青瞟了一下他们，拽住李桂芬的衣袖问：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嗯，大事，今晚八点，省体育馆有一场中国队和外国队的篮球赛，我特意来请你和同学们去看比赛呦！”李桂芬快人快语，一脸的眯眯式微笑，使人顿感盛情难却。

“喂，秦艾雨，卜万能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李桂芬是我们班的同学，听王老师说，学校决定她担任我们班的副班长，兼任团支部组织委员。”话音刚落，李桂芬上前拥住了两位男同学，一个劲地邀请看球去。张小青脸都红了，故意“咳”了一声，拉住李桂芬问：“有票吗？就是那人场券呀！”

“入场券确实紧张，八元一张嘞！我们一个学期的学费才十二元，你看，这场面吸引人吧。你们的票我包了。”李桂芬也就是十六岁多吧，却像大姐一样打起了包票。

卜万能上前，拧了一下自己的鼻子，一本正经地打量了一下李桂芬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喂，李桂芬，你能弄到票？”边说边摸了摸头顶。

“没问题呀，你们不知道呀，我爸爸是省体委主任，我要几张票他能不给？你们快去吃饭吧，我家就在离这里一里路远的地方，就是火车北站那儿，七点钟我来接你们。嘿！也不要车接，省体育馆就在东风电影院旁边。”说完她就挥手告别，



笑眯眯地走了。

七点过五分，李桂芬风风火火赶到张小青的寝室，一瞧，张小青睡得香甜甜的。她又找了卜万能，卜万能正在看他的杂文抄本，婉言谢绝了看球。“哦！”李桂芬转身就找秦艾雨去了。

秦艾雨见“林妹妹”来了，心中直打鼓，挺立着身子上前握住了李桂芬的手，李桂芬早把看球的事忘了，眼神扑朔迷离的，只顾痴痴地望着面前的这位新同学。秦艾雨被羞住了，推开李桂芬热乎乎的手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今天看球怕是不行了，张小青累得没气力了，卜万能古古怪怪的，我不想和他见面就磨牙，我，我……”

“我什么呀？你跟我去呀！”李桂芬又拉住了秦艾雨的手。秦艾雨使劲挣脱，坚定地说：“下回再去吧！我也太累了，你回家吧，我们将同窗三年，好玩的机会多着呢，好吗？”

眼见秦艾雨一脸祈求的模样，李桂芬暗自乐了，依着秦艾雨的话锋，慢悠悠地说：“由你吧，你可要好好想一想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，有些事情能不能有下一回。”说完对着秦艾雨莞尔一笑，转身走了。

第二回

乡里伢子过五关

清晨的校园，安宁静谧，槐树枝头群鸟嬉闹，更有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之感。秦艾雨六点起床，洗漱一番，就沿着校园的中间大道一路漫步，察看着新学校的景致。教学楼下是宽敞的花园，玫瑰花、月季花等美丽的花朵在曙光照耀下是那么娇艳多情，花园中间一排排的石榴树、枇杷树，枇杷果子上的细毛含着发光的露水。哎，秦艾雨猛然觉得自己是一只山村野兔跑到世外桃源来了，在那农村破旧的房子里曾生活十六年，苦是苦，习惯了，这新学校美得太突然了，他心中纳闷，又心花怒放。走到教学楼西头，右边有一口清澈的小池塘，有鲫鱼儿游荡。池塘边的大道两旁是葡萄树，哎，能不说是树吗？它那茎藤都碗口粗了。四四方方的木架子上，绿叶葱绿，成熟的紫葡萄一串串的挂满了棚顶和两侧。他伸脚迈进一间厅屋，哟，这不是大礼堂嘛，主席台就在进门左手边，台下摆着用长条木靠椅六条一个方块的许多“方阵”。他转身穿过这“葡萄大道”，向左边走去。啊，这里有实验大楼、图书馆、办公大楼，与教学楼之间是一个梨园。绕过办公大楼，就是教学楼的东头，我的个天啊！那里的花园中间有一大间玻璃温室，里里外外摆满了花盆，各式各样的奇花异卉含露向阳，好一个温馨之园啊！走，以后再来慢慢欣赏，吃饭去。说也巧，传达室右侧那一排淡红色机瓦房是学生食堂，这时正好拉响了电铃。秦艾雨什么也不想，穿过球场，到寝室拿了搪瓷碗、铝调羹，朝食堂走去。食堂有八个发饭窗口，早就排起了队。正好卜万能排在第一个窗口，他走去打了个尖，伏在卜万能肩膀上低声问：“吃什么呀？”卜万能回过头来，眉毛一扬，盯着秦艾雨匿笑地说：“你来学校不两天了吗？吃什么还不知道？一日三餐，一角钱一餐，三两米饭，饭上放两道菜。”秦艾雨顽皮地眨眨眼，盯着卜万能疑疑惑惑地说：“我来两天了？今天是第三天？告诉你吧，这两天我都在清水塘那个店铺吃包子。”卜万能知道他撒谎，偏过头去不理他了。三两米饭，一撮韭菜炒香干，一瓢炖南瓜，几分钟就吃完了。

这时，王老师走来了，张小青、李桂芬也来了。王老师笑吟吟的，用手一招说：“我跟你们说个事，今天是全班同学第一次集合，首先要让大家感到轻松愉快，所以，头两小时要唱唱歌，讲讲故事。你们四位必须带头，每人两个，一个歌，一个故事。行吗？”



四个学生都扭扭捏捏地不说话。王老师苦笑一下，颌首低声说：“行啦！这是学校的规矩，新来的同学互不相识，所以首先要活跃一下情绪，你们随机应变嘛，又不是傻孩子。走，时间马上到了。”

教学大楼的电铃格外响亮，秦艾雨心说，这是“唤我快把战场上”。他丝毫不敢怠慢，匆匆奔向教室，有点“骑驴看唱本，走着瞧”的味道。

教室里，人都到齐了，只是都不作声，不少人把双手伸进课桌里。王老师穿一件浅黄色衬衣、一条浅蓝色的裤子，端庄地走上讲台。她和蔼地环顾了一下全班学生，笑吟吟地说：“同学们，恭喜你们呀，你们能来我们学校读书，了不起呀，不容易呀！”全班同学热烈鼓掌。“你们的座位暂时是按学号排列的，学号是按姓氏笔划确定的。全班四十五个同学，除苏小玲同学因病住院请假未到之外，其余四十四位同学都到齐了。首先我给大家宣布班委会和团支部的名单”。原来，这班委会和团支部的组成结构，就是两个班子，一套人马，共五人，只有文娱委员兼生活委员李一新今天才露面。秦艾雨瞧了一眼并肩而坐的女同学书桌上贴的字条：李一新。王老师接着说：“现在，请班长司仪！秦艾雨，来，到前面来！大家注意，以后不管是谁司仪，都要站到讲台的左边。”

“起立！”全班同学笋一般齐刷刷起立，教室里充满庄重肃穆的气氛。

“同学们好！”王老师总是笑吟吟的。

“老师好！”全班同学高声回答，看来，大家都是训练有素的。

“坐下！”秦艾雨司完这一句令，觉得自己这个从来没有当过班长的班长闯过了第一关，认为当这些高素质同学的班长既荣耀又简单。

“下面，花十分钟时间，你们与同桌的，不，都是单人桌，就是说一二组、三四组、五六组与你并肩而坐的同学互相熟悉一下。”这时的王老师穆桂英一样的下着口令。

“你，你是班长？叫秦艾雨？”李一新这女孩首先发问。

秦艾雨看了看李一新，高高瘦瘦，十六七岁，穿一件白底红花衬衣，束一条浅绿色裙子，说话娇娇滴滴的，眼神庄庄重重的。

“嗯，我叫秦艾雨。”

“你家乡在哪儿？父母干什么？”

“我家乡在义城县的农村。父亲去世六年了，母亲是公社社员。”秦艾雨如实回答，心中不满，你问我父母干什么？但转念一想，大概要熟悉家庭吧，就如法炮制地问起李一新来。

“喂，李一新，你家乡在哪里？你父母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哦，我们老家在北方的山西省，现在长沙安家了。我爸爸妈妈都是当兵的！”李一新回答简洁，微昂着头，得意地摇了摇身子。

“什么？当兵的？你都这么大了，爸爸妈妈还在当兵？”农村伢子秦艾雨一脸惊讶。

“是呀，那又怎么啦？我估计我老了，他们还是当兵的。哎，你家不是地主、富农吧？怎么有点怕解放军的样子。”李一新诡谲地掩面发笑。

“你胡说！我家是贫农！”秦艾雨突然感到，读书容易，和这帮同学打交道难。

“哦，哦，我开个玩笑呗。你是贫下中农子弟，我是解放军的女儿，一家人嘛！好说，好说。”李一新漫不经心地说着，用花手帕抹了抹眼睛。

“我们都是同窗学友，同班同学。”秦艾雨软绵绵地回答，对“我们是一家人”予以纠正。

这时，王老师又在讲台上端庄站定，用手挥着说：“同学们，以后大家都会慢慢熟悉的，今天就不交谈了。下面，我们全班同学唱唱歌，讲讲故事，大家听一听，也是一种熟悉呀！”

秦艾雨一听，胆子都麻了。他想，刚才和李一新的谈话交流虽然觉得和李一新这样的同学难打交道，但也算是过了第二关吧。这，这唱歌讲故事的关怎么过呀？

“谁先来？”王老师笑吟吟地扫视着大家。

“班长先来！”全班同学立即起哄。秦艾雨顿感身不由己起来。他琢磨，你们大家都是俊男靓女，才气横溢，为什么偏要我这农村人先来？这不是故意为难嘛！又一想，既然是班长，不带头可能不行。

“请班长唱歌！”全班同学笑呵呵地望着秦艾雨，再一次鼓起了掌。秦艾雨只好站起身来，双手摸着双腿，腼腆地笑着、呆着。显然，这真是碰上难关了。不行，一定得唱，可是唱什么呀？他一筹莫展。

“喂，同学们，我们班长的歌当然很多啦，但他今日和大家初次见面，有点怯阵。我看啦，我们班长秦艾雨同学是在乡村长大的，请他唱个《小放牛》之类的山歌什么的，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全场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，同学们的笑眼里，一个个露出真心的期盼。秦艾雨一瞧，原来是李桂芬提出了好办法。李桂芬干脆走到了秦艾雨面前，双手抚摸着他的胳膊，笑眯眯地对他说：“艾雨，来吧，唱个山歌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把大家逗乐的。”

怎么办呢？秦艾雨忽然灵机一动，壮着胆子走上了讲台。他什么人也不看，自顾自地发言说：“好，同学们，我给大家唱支山歌，哼！”接着就情深意笃地唱了起来：

河边放牛的哥喂，
妹有话对你说哩，
你朝我笑啥哟，
你对那牛笑呗。

全班同学又是热烈鼓掌，纷纷叫他“接着唱”。秦艾雨已是汗流浹背了，涨红